

無辜者

歐陽凡海著

無 辜 者

歐陽凡海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38

开本787×1092 1/25 印张22 24/25 字数504,000

(原海燕書店影印4,000册)

1953年7月新1版

1957年10月第6次印刷

印数25,061—35,060 定价(6) 1.80元

題記

對日抗戰時期，共產黨以抗戰、進步、團結爲自己的中心任務，對國民黨當局百般忍讓，青年有不滿意國民黨當局，行爲或有過左，凡足以妨礙抗戰團結者，共產黨總是諄諄勸誡他們顧全大局。然而國民黨當局並不以此爲滿足，凡青年之有正氣，負責認真爲人者，一概視爲『異黨』，加以迫害。這樣，他們就進一步暴露了自己的法西斯面目，加速了青年的覺悟，羣起反抗，而也加速了他們自己的統治基礎的崩潰。他們這樣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已經愚蠢得極可笑，卻始終不肯自我反省，反而無中生有，誣蔑人民對他們的反抗如民變學運等都是共產黨的『陰謀』，說共產黨『破壞團結』，誣指新四軍爲『叛軍』。我這個記錄本，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開始寫的，四三年把稿本從贛省區帶到延安，在整風運動中，更發現了許多可貴的材料，也都標要加以記錄，其目的是想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訴國人，以便揭破國民黨當局的欺騙宣傳，使國人了解：人民之所以唾棄國民黨匪幫，是這些匪幫自己的罪惡統治的必然結果。但是，當時了解這種真相的人並不多。國民黨當局假借抗戰的旗幟，壓制輿論，進行欺騙宣傳混淆黑白，而受國民黨當局欺騙蒙蔽最大的是很多善良的自以爲中立的人們。這些人在那時『極大的數目，那『中間大』的形勢十分明顯。我當時覺得要揭露真相，就正應該揭露給這些人看，要爭取這大多數的人對是非善惡有所選擇。所以我的記錄偏以這部分人爲對象，所記載的也偏重於這部分人在國民黨當局的暴政下所走的道路。——這樣做，在當時是有意義的，但也因爲偏重於這一個問題和一定對象，對其他方面，難免抖擻萬，所記一定極不全面，極爲不夠。今天，形勢已經不同，國民黨匪幫不但早已成爲發動內戰的戰犯，公開表示要反共反人民到底，而且毫不遮掩的當起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鷹犬來了。因此，我們今天對這些匪幫早已不再是合作不合作的問題，而

是予以徹底消滅的問題了。他們的欺騙宣傳，也由於他們的反動賣國本質的進一步暴露而失去了十年前那樣的作
用。今天的問題比十年前單純，不但方向很容易看明白，而且在中國大陸上的人，政治上又有了自由，在這種情形
下，我們來回顧一下十年前和我們一樣善良的人們是怎樣吃盡千辛萬苦才看見了我們今天所看見的東西，不是不值
得欣慰的。因而也就更值得惕勵：認識並愛惜我們所處的明朗自由的日子，在這樣的日子裏，親乎，敵乎，難道說
還不好選擇，不好決定麼？而且，在美帝國主義有增無已地利用國民黨匪幫爲其走卒來加緊侵略我國的今天，也仍
然是迫切需要我們趕快加以抉擇的時候。只有這樣，我們才對得住我們今天的光明日子，才對得住十年前曾經和許
多人一樣徬徨的同胞在摸索中所歷盡的千磨萬折與辛酸悲苦。

三版附記

這本書的分量有相當重，定價就不會便宜了。在今天讀者的購買力還不高，讀者的生活都很緊張忙碌，不容易擠出時間來讀分量較重的讀物的時候，這本拙劣的記錄能印到第三版，是值得欣慰的。當這三版的時候，附記兩點如下：

一、再版和三版時，除校改了一些誤植外，都各有若干地方做了補正。每次補正的分量雖然不重，也沒有根本的改動，但是兩次相加，合起來也就不少，可能和初版的面貌已有相當懸殊，望讀者注意。

二、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前後經過五六年，其中有一部分寫於當年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一部分寫於延安，又修改於解放後的張家口。在重慶寫的時候，還打算漏過蔣介石的檢查去出版，所以表現不得不隱晦；而後來在延安寫，在張家口修改，就都沒有這種顧慮了，結果行文也就大膽，露骨一些。現在，這些因所處環境的不同而遺留下的筆墨上的痕跡，仍然還看得出來。但因為一則經過修改，所遺的痕跡已經不多，二則，不多的若干較隱晦的地方，也多被道破於別處，要不要一一指明，也就無關實際。現在，算是一點歷史的遺痕。

作者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目次

代序

題記

三版附記

一	簡單的介紹一位主人公	一
二	王二到重慶找他的親戚	六
三	王二所進的學校	三
四	王二在學校中頗覺孤苦	四
五	複雜的糾葛就是這樣開始的	六
六	周昌豪非常痛心	六
七	一封香豔的情書	三七
八	出乎王二意料之外	四三
九	又一封情書	四九

十	他看見她和別人接吻		六
十一	一個苦命的女人		七
十二	卑劣的東西		八
十三	兩個女人勾心鬭角		九
十四	鄺藍容身不得		一〇
十五	一個巨大的問號		一六
十六	苦悶的疑難		二〇
十七	鄺藍病而復起，辱蒙歡送		二〇
十八	章季堯和一位活寶貝		二一
十九	又是一位活寶貝		二五
二十	垃圾堆裏		二七
二十一	『他說是說笑話，不能算是真的。』		二七
二十二	不能和腐爛分離		二九
二十三	悅從的日記		三〇
二十四	把自己的不幸告訴別人，有害無益		三〇
二十五	職業		三三

二十六	唐嫂.....	二六
二十七	打賭.....	二四
二十八	誘姦未遂.....	二四七
二十九	解職.....	二五一
三十	貴客.....	二五五
三十一	救孩子.....	二六六
三十二	貧窮的母親.....	二七三
三十三	重慶街上的風景線.....	二七六
三十四	真心的哭和假裝的笑.....	二八六
三十五	陷落和失身.....	二九一
三十六	較場口安順堂街十七號.....	三〇〇
三十七	『中國人還是能行』.....	三〇七
三十八	『有這樣的人，中國亡不了。』.....	三一四
三十九	走出難民收容所.....	三一九
四十	規規矩矩，埋頭苦幹，就是『異黨』.....	三二三
四十一	一顆心靈的炸彈.....	三四〇

四十二	一頓飽食	四七
四十三	出息，出息，出息，出息？	五五
四十四	危險	五〇
四十五	抗日軍人的家屬	五六
四十六	說不定，唐嫂也是一樣值得敬愛的	三七
四十七	出賣肉體	三七
四十八	過年	三八
四十九	毒辣的戲	三九
五十	憐不忍親的鯉鯢心靈	四三
五十一	突變	四七
五十二	陰險的勸慰	四三
五十三	探訪	四七
五十四	苦難來自一個根源	四三
五十五	初芳	四四
五十六	模範工作者	四八
五十七	一個悶葫蘆	四八

五十八	引路的人不在天上……………	四六七
五十九	鍋巴稀飯……………	四七三
六十	鄒藍不過是千千万萬的無辜老百姓中的一個……………	四七七
六十一	王二感覺到羣衆的力量……………	四八六
六十二	開嗓子洋腔？……………	四九五
六十三	看看吧……………	五〇三
六十四	大熔爐……………	五〇七
六十五	心之深處的歡喜……………	五二八
六十六	鏡子……………	五三三
六十七	我們都是無辜的人……………	五三一
六十八	狹路相逢……………	五三八
六十九	在咽氣的時候仍然拒絕上帝……………	五四五
七十	遺囑……………	五五一

一 簡單的介紹一位主人公

1

扁嘴王二今年才二十三、四歲，可是他處世的經驗已經不少了。這些經驗，也可以說是人生的滋味，多半是他在抗戰以後得來的。說一句時髦話，是抗戰把他推到什麼地方去了……什麼地方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2

顧名思義，看了扁嘴王二這名字，我們就已經知道王二的嘴是扁的了。他排行第二，雖然他哥哥已經去世，但村人仍然叫他王二。他的面孔是平的，方正而表情冷淡，那鼻子生得很低，兩隻眼睛相當的大，由一對濃眉遮蓋着炯炯有光，不過有點呆膩。如果你有什麼事告訴他，要想從他面上或眼睛裏看出他心理上的反映，簡直是不可能的，甚至你也看不出他到底領會了你的意見沒有；這在通常的時候還不要緊，如果有急事，你苛求王二立刻對你的說話有所反應，那就要急死人了。你一定得大聲的問他說：『你懂了沒有？記得嗎？』而他卻不慌不忙，面上仍然沒有表情，只是把頭低下去，點了點，算是答覆。他很難得笑，他的冷淡的面容上，表現了一種對人類的不信任，所以他即使笑，也是端莊而似乎很勉強的。不過無論怎麼說，他又總似乎很天真。他的身體很高大，高得連背脊都有點駝，他那弓着的背影，並不表示蒼老，卻彷彿一株樹正往上長，遇到了阻礙，長不上去了的樣子。誰都不相信他的年齡已是二十三、四，他總是像小孩子一般的發呆，他對人冷淡得也很天真，毫無做作，還好像是一個什麼也不

懂的四十五歲的少年。

自然，王二也有王二的天真的日子。這些日子，我們可以不必去追懷了，因為在舊社會中的人生如果有天堂的話，天堂就在兒時，現在我們是在艱苦的蔣介石當小皇帝的人間，去追懷那些不可再得的甜蜜的日子，徒然增加我以至讀者們的惆悵，這又何必呢？

3

王二的家庭並不富裕，只是東拉西借可以勉強維持。所以他小學畢業後，就不再能繼續升學了。他當過一年藝師，賺來的錢完全交給他媽。後來他閒在家裏，賺不來錢又務不來農，他村裏人便都用冷眼看他，譏笑他，他爸也是一副冷面孔。他一想到自己討了老婆，兒子也生了，還只能吃一口現成飯，靠老子養活，要看老子的冷面，而且時不時聽幾句冷話，便恨不得衝出門外，就是去當砲灰也好。他變得很是憂鬱，生活對於他是不快的。他需要做一個人，一個能够站在自己腳跟上的父親，這是談何容易！人們對於他無論如何誠懇，他總不相信他們是懷好意的。他似乎對於一切都無動於中，有許多人說他少年老成，說他是多麼懂事得快。他自己聽了這些話，只把口扯了扯，彷彿老於處世的人敷衍別人似的，說他是冷笑，卻又是微笑，他的笑總是這樣，在微笑和冷笑兩可之間，穩重而似乎不苟。

4

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年底，算起來他在慚愧和苦惱憂愁裏面，也吃了兩年多的閒飯，終於在城裏的民衆教育館裏找到了一個只吃飯不拿薪的差使。

王二在教育館裏做事很是努力負責，頗得館長的信任，不過也就因為如此，王二無論如何也料不到，這也為他一生中古怪的遭遇種下了一些小機緣。由於館長對他的好感，頗叫他自信負責工作究能獲得賞識，將來可能往上升進一步。這一種就當時的社會而言，是很不適時的觀念，本來是古樸的中國老百姓每個人都相信的天真的意識，在他們心裏牢不可破，現在王二恰巧遇到了教育館裏的這一回經驗，證實了他的信念，這實在是一種不幸。

因為王二所遭遇到的這位館長，並不是今天所能隨便遇到的上官。這是一種例外。而這種例外也是不能長久的。果然，當抗戰爆發不久，這位教育館長便因為一種不應有的過錯而不得不自請辭職了。他忘記了他是在一個偏僻的小縣裏，以為省城裏的報紙上公言無諱的意見也不妨拿來說說，這實在是考慮有欠週到。某一個紀念日，全城各學校機關聯合紀念大會的時候，我們這位館長的演說裏面，不幸有這樣一段：

『各位同胞，現在全民族的抗戰已經爆發了，我們每個人，不分男女老幼，各黨各派，都應該團結起來，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致的去為國家民族而努力，而犧牲。』

這是再平常不過的報紙上的爛調。可是第二天縣長請他去談話了。縣長向他表示說，他實在很為難，希望館長先生用不着等候一種太明顯的不利，因為那時便說不定太遲了。

館長辭職之後，王二又只得回家。他在館裏做事的時間，一共是十一個半月。從此以後，他便一直閒着，又過了有一年以上，他仍然沒有絲毫找到工作的希望。人們說，一滴水用顯微鏡看，也是一個小世界，這個小縣正也不能例外，你爭我奪，派別繁多，就是幾個人也成一派，如果他們自己不願成什麼派，那也是無補於事的，因為人們早就把你歸到什麼派裏去了。有許多實在是無辜的人，他們毫無所為，也無特殊的希求，卻被劃歸在各種各樣的派別裏面，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才真是冤枉。王二就是吃這種冤枉的一人。他在館內做事負責勁勞，頗得館長重視，人們便把他看作是館長的嫡系，而館長是已經失勢下台的倒霉人物了，為了顧忌館長的敵人，誰還敢用館長的

嫡系呢？

5

一九三九年初，過了舊曆的新年，王二要想高飛遠走的決心，似乎是無可挽回的了。這念頭在他心裏徘徊了兩三月之久。他老婆的一位遠房叔叔在重慶做了相當大的官，據說他在外面又另外娶了女人，也甚至於是當祕書的，那麼他自己有好高的地位便可想而知。他名字叫作章季堯，家裏小康，是破落地地主，舊制師範畢業後就只得回鄉教書了。後來在本鄉受人攻擊，立不住腳，不知怎樣跑出門去混了許多年，後來進了什麼政治訓練班，現在是本鄉人沒有談起他不伸舌頭的。屈指一算，一縣之中，能和章季堯並駕齊驅的，據說只有一二個人。他雖然多少年不回家，置家裏的黃臉老婆於不顧，在外面另外討了年輕的姑娘，本來是應該受鄉議責難的，可是那些豪紳們都覺得做了這麼大的官是不應該再受議論的了，便歸罪於他黃臉老婆的命運。這位章季堯對王二引起若干幻想，他想到他那裏去找飯吃。況且算起來，王二還是他的親戚呢。王二早就有過這種幻想，他之所以一直挨到現在才決心去的，無非是因為章季堯總在別州他府，路途到底太遠，去實在不容易，在本地只要還有希望，他以前總還似乎提不起眼量來冒這麼長途旅行的危險。他曾經瞞着他父親到衡州去考過一個測量學校，相距只不過一二百里路，現在要到重慶是不知幾千里路了。但是他告訴他母親說：

「我到衡州的時候，火車我坐過的。」

「你坐在那上面不頭暈嗎？」

「我一點也不。你看，到重慶的路是很直的，這條黑線就是火車路，再過去，這條紅線就是汽車路，有地圖，我又認得字，還怕什麼呢？」王二指着地圖給他母親看，又說：「我從來也不暈車，我坐船也不暈的。」

『到底有多少路呢？』

『你看，這裏一點點，這麼直的路，只轉幾個彎，火車走起路來，一百里還不當一里路走呢。』

但其實，王二自己知道，地圖上的一寸就是幾百里路了，禁不住私下裏發愁，面上的笑容是裝出來的。

他走的時候，父親發落他二百元路費，說：『用省一點，到那裏用不完，好寄回家來的。』於是父親低下頭去，沈默了半天，又吩咐他道：『到了就寫信來！你母親這兩天心病又發了，她總是不放心你。你一定要去，我也沒有法子。』

王二一句話沒有說。

『聽說汽車跳得很高，連肚腸都要抖出來的，你要坐得穩些。』

『我曉得的。』王二說。

他母親又私下裏給了他一百元，於是流下淚來說道：『家裏的困難你也要曉得，到那裏要好好聽叔公的話，賺點錢寄回家來，你爸就開心了。』

二 王二到重慶找他的親戚

現在王二到了重慶。

王二的親戚住在歌樂山。他打聽清楚了路程之後，便到兩路口買了票搭上汽車。到達歌樂山，已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

天氣很冷，他頭上照例是不戴帽子的，陰暗的天空送來一陣陣晚風，戲弄着他的頭髮。他把頸脖子深深的埋在一條圍巾裏，左手提着一個很大的裝行李的籐籃，右手扶着一個小小的鋪蓋。他把頭往前壓，顯得他的背更駝了。但他走得很快，早上他新換上去罩在棉袍上的那件士林布長衫，在他急速的步伐下，嚟嚟的發響。他一路問着高店子七十五號的門牌，後來，他找到了，就在一幢二層樓的小洋房前面站了下來。

王二站在小洋房前面，研究着門牌上的號碼，不由得碰碰心跳。他到底找到他叔公的家了，果然名不虛傳，是有錢人家的房子。他一陣歡喜，趕快伸出袖子擦頭上的汗，又擦擦眼睛，向前後左右探頭探腦的望了望，彷彿怕人看見了他的未曾見過世面的可笑樣子，然後，他又望了望門牌，像面臨着一件重大事件似的，下了決心，才敲起門來。

應着王二的敲門聲，走出了一個纏足的中年女子。他穿的雖然是鄉下農婦的衣服，但很整潔，頭髮全往後梳，也很光潔，王二一看，想不到她就是章家的傭人，趕快點頭行禮道：

『叔公在家麼？』

開門的女傭人聽了實在有點莫明其妙。皺起眉頭，對王二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不耐煩的問道：

『你找誰？你走錯路了吧？』

『不，不。』王二趕緊聲明道：『這就是高店子七十五號門牌麼？我找我叔公，姓章的，他名叫章李堯……』

『哦，章主任。』傭人笑道：『他不在家。』說完，準備掩上門。

『可是章太太在家麼？他太太，就是我叔娘……』王二趕緊搶上前去說，生怕那女人掩上門。『你……你……你不是……』

『你等一等。』女傭人插斷他的話，命令他道。門已掩上了。

王二無可奈何，只得耐心的守在門外。

等了大約有十數分鐘之久，一個二十六七歲左右的苗條的女人走了出來。她穿着繡花的金絲絨旗袍，外裏黃格子的厚呢襪衣。她那飛機式的髮髮，梳得油光光的，香氣襲人。她穿着肉色的絲襪，彷彿赤足一般拖着雙繡花拖鞋打開了門，裝模作樣站在王二面前。她臉上塗滿脂粉，教王二不由得大吃一驚，倒退了幾步。

『你找誰？』她說。

『我找我叔公。』他用生硬的國語回答道，話裏充滿土腔。

『你叔公是誰？』

『章李堯。』

『他不在家，他到成都去了。』